

我的不自信，缘于看到别人的自信。每年都见有人出版鸿篇巨制，然后向世人宣称自己的书如何的好。倘若有人说不好，他们就生气。别人底气那样的足，我就泄气了。

王跃文

精品系列

天气不好

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写作了。近二十年，我写过些小说和别的文字，可以收拢来出几本书，聊以安慰自己。所谓“精品”，只是出版由头，自己原本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倒愿意称之为习作。

长江文艺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集团

王跃文

精品系列

天气不好

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写作了。近一十年，我写了许多说和别的文字，可以收拢来出几本书，聊以安慰自己。所谓『精品』，只是出版出头，自己原本不同意这种提法。意称之为习作。也许我今生的全部写作，最终都只算是习作。实在不敢料想我今后能否写出更好的作品。我的不幸，缘于看到别人的自信。每年都见有人出版鸿篇巨制，然后向世人宣称自己的书如何的好。倘若有人不好，他们就生气，人底气那的足，我就泄气了。

作家写出来的文字，到底是什么货色，读者拿到手里捏捏就知道，何须自己另外说去。

作品结集出版，免不了回头看看。看自己旧作，实在是件叫人脸红的事情。我过去的习作，文字铺张，情绪恣意，识见庸常，格局拘束，如今读之简直惶恐。我本可借机修订，弥补些不足，但人是否越活越高明都是说不准的。倘若今后还有再版机会，又有了新的法怎么办呢？不敢相信自己到那时眼光真的就高远了。那么，最好是保留原貌。

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旧作说得全无是处。我是喜怒乐全凭天性，仿佛无知痴童，一派天真烂漫。我也知道老成的好处，却不想叫自己世故起来。我的写作便没什么顾忌，不愿阿人，不肯曲世，明白现实的游戏规则却不愿遵从，知道所谓的金科玉律却并不认同。有时还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艺术上想求精进却未能如愿，只好由着自己性子写去。好在天地良心大抵相通，我用心写了，也有人用心看。我的书总算有人愿意读，只怕就是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气不好/王跃文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11

(王跃文精品系列)

ISBN 7-5354-3373-1

I. 天…

II. 王…

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4742 号

责任编辑:尹志勇 刘 青

责任校对:刘惠玲

封面设计:红十月设计室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汉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50 毫米 1/16 印张:10.25 插页:1

版次: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36 千字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湖南溆浦县城人。曾在政府机关工作多年，现服务于湖南省作家协会。客居长沙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国画》、《梅次故事》、《亡魂鸟》、《朝夕之间》、《龙票》及小说集《王跃文作品精选》、《没这回事》等。曾获多种文学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序

我越来越怀疑自己的写作了。近二十年，我写过些小说和别的文字，可以收拢来出几本书，聊以安慰自己。所谓“精品”，只是出版由头，自己原本不同意这种说法，倒愿意称之为习作。也许我今生的全部写作，最终都只能算是习作。实在不敢料想我今后还能否写出更好的作品。我的不自信，缘于看到别人的自信。每年都见有人出版鸿篇巨制，然后向世人宣称自己的书如何的好。倘若有人说不好，他们就生气。别人底气那样的足，我就泄气了。

我只敢暗自交代自己：小心写作，不讲大话。作家写出来的文字，到底是什么货色，读者拿到手里捏捏就知道，何须自己另外说去！

作品结集出版，免不了回头看看。看自己旧作，实在是件叫人脸红的事情。我过去的习作，文字铺张，情绪恣意，识见庸常，格局拘束，如今读之简直惶恐。我本可借机修订，弥补些不足；但人是否越活越高明，都是说不准的。倘若今后还有再版机会，又有了新的想法怎么办呢？不敢相信自己到那时眼光真的就高远了。那么，最好是保留原貌。

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旧作说得全无是处。我是喜怒哀乐全凭天性，仿佛无知痴童，一派天真烂漫。我也知道老成的好处，却不想叫自己世故起来。我的写作便没什么顾忌，不愿阿人，不肯曲世，明白现实的游戏规则却不愿遵从，知道所谓的金科玉律却并不认同，有时还冒天下之大不韪。艺术上想求精进却未能如愿，只好由着自己性子写去。好在天地良心大抵相通，我用心写了，也有人用心看。我的书总算有人愿意读，只怕就是这个道理。

我却也有撒谎的时候，比方有人说你们作家很辛苦啊，我偏说自己写作相当轻松。其实写作怎么不辛苦呢？只因很多人得意自己活得优游自在又体面富足，往往在心里嘲笑辛勤劳作的人，我不愿意看他

们忘形的嘴脸。这也是孩童心性吧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倒觉得作家是个不错的职业。只要心思纯粹，写作乐趣无穷。我喜欢像个农夫，面朝黄土，背负青天。

2006.8.8

目录

- 1 序
- 1 无头无尾的故事
- 20 平常日子
- 36 很想潇洒
- 58 雾失故园
- 79 天气不好
- 93 望发老汉的家事
- 112 花花
- 121 冬日美丽
- 132 头发的故事
- 137 明天见报
- 141 桂爷
- 156 棕红色皮鞋

无头无尾的故事

—

偶然的一件小事，没想到竟引出那么多的是是非非来。

黄之楚本来是不逛成衣市场的，他总觉得那是娘们儿的事。那天鬼使神差，偏偏去转了转，偏偏又碰上了李市长的夫人。市长夫人买衣服差八元钱，正愁没人借，自然找黄之楚借。黄之楚没带钱，正手足无措，却瞥见了另一处摆成衣摊的女邻居，向她借了八元钱给市长夫人。这确实是小事一桩，谁都有可能碰上的。

事就出在这里。也许是贵人多忘事，市长夫人过后几次碰到他，都只是像往常一样微微颌首，丝毫没有还钱的意思。一个市长夫人决不会为了区区八元钱而有失身份，一定是忘记了。黄之楚当然也不便为那八元钱向市长夫人讨债。其实，自己垫上八元还给那女邻居也就行了，就算倒霉遭了扒窃吧。但黄之楚的老婆却是会计出纳兼采购，他只是领工资时那百几十元钱在口袋里热上半天，平时不名一文。他往常都以此开导同事，那油盐酱醋的事让娘们儿管去，乐得自在。今天才觉得多少应有点财政自主权。

因还不出钱，每次碰上那女邻居就只好搭讪赔笑。做邻居虽有三年了，却不曾知道隔壁这家姓甚名谁。黄之楚以往也不屑于同这些暴发户打交道，尤其这女人，描眉抹红的，还常牵着一黄狗，简直像一个没落贵族，或是一个女嬉皮士。她吹泡泡糖时，总让他联想到避

孕套，很恶心。她那男人黑咕隆咚，腰围起码三尺五，时常凶神恶煞的样子，一看便是社会不安定因素。那女人有时似有同黄之楚夫妇打招呼的意思，只是他们有些清高，别人也不好太热乎。如今这黄之楚主动开腔搭话，那女人自然满面春风。黑男子却一直阴着脸，黄之楚见了便不免有些心虚。

既然打招呼就得有个称谓，不然见面就喂，也不像话。黄之楚便向老婆肖琳打听隔壁那女人的名字。肖琳立即火了：我早就发现你这几天不正常，坐在家里像只瘟鸡，一见那骚货就眉来眼去，嬉皮笑脸。问她名字干什么？想写情书？

这正是做晚饭的时候，左邻右舍正在为塞饱肚子团团转。他们住的是旧式木板房，一家连着一家，中间只隔着一层壁板，连炒菜的锅铲声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想必这边的说话声音也能一字不漏地传过去。黄之楚只得压着嗓子叫老婆，轻点、轻点。

晚饭吃得没声没响，没滋没味。儿子柳儿稍晓人事，眼珠子在父母脸上飞来飞去，比平时安静多了。不到十点，一家人便上床睡了。儿子本是独自盖一床被子，今天肖琳有气，就钻进儿子的被窝。

记得新婚之夜干完那事之后，黄之楚咬着肖琳的耳朵说：今后我若睡别的女人，雷打火烧。肖琳立即封住了他的嘴，娇嗔道：什么话不可以讲，偏讲这鬼话！谅你也没这胆量！确实也没这胆量。他一个大学生，堂堂市府办干部，前程似锦。总不能为了那几分钟的神魂颠倒毁了自己。再说妻也不错，说不上楚楚动人，却也有几分娇媚。按他的理论，老婆不能太漂亮，这样安全系数大些，老婆若是太漂亮，即使本身正派，别的男人也要进行侵袭。他相信自己作为一个男士比女人更了解男人。于是他便把老婆长相平平的优越性无限夸张。想调动自己的激情时，他便饱含爱意地琢磨老婆那两条修长的腿。那腿确实漂亮，使老婆显得高挑，尤其从后面看。老婆在本市最气派的宏利商业大厦当会计，也算是管理人员了，收入比黄之楚还高些。

黄之楚觉得老这么僵着也不好，便考虑向老婆解释一下。他知道她的脾气，弄不好一句话又会上火，就反复设计措辞，先讲哪一句，后讲哪一句。隔壁那两口子正上劲，女人哎哟哎哟地呻吟，男人呼哧呼哧喘粗气，肖琳猛然转过脸来，骂道：怎么还不睡着？专门等着听

这骚货的味！告诉你吧，那骚货叫曾薇，别人都叫她真味！黄之楚回了一句：什么味不味的，你不也听着！便用被子蒙住了头。

往常听到这响动，黄之楚总向肖琳做个鬼脸，道：又是唐山大地震了。有时他们本来累了，但在这响动的挑拨下又激动起来。只是不敢太放肆，生怕隔壁听见。黄之楚就想：这也许正是斯文人和粗鲁人的区别，于是更加瞧不起隔壁那对男女，尤其那女人。但黄之楚夫妇每次都不满足，那可是千真万确。有次肖琳说：真像炒了好菜，饭却做少了。黄之楚说：比这还恼火！肖琳狠狠拧了男人一把，说，怪谁呢？黄之楚听了就长吁短叹。当然怪自己，没长进，若能提拔个副主任、主任之类的干干，也可在机关大院住上一套好房子，怎么会流落到这居民区来，同鸡鸣狗盗三教九流打交道。今天两口子闹得不愉快，他更加气愤。最后找到的原因是自己不会拍马，倒不是没能力。于是恨死了那些拍马的。便觉得自己很清高，并决定一辈子守住这清高。还想到了孔子的名言：芝兰生于空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；君子修身立德，不以穷困而改节。这样一想，感到自己高尚了许多，甚至激动起来，近乎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。床底下老鼠打架的吱吱声却将他神游八极的思维拉回这破败的居室。于是开始想那老鼠们，它们终夜窜来窜去，一刻也不停歇，时时还自相残杀，通常也只是为一只死鸡或一条臭鱼，有时甚至无任何理由也大动干戈，不就是为了活得好些！人又同老鼠何异？妈的，恨别人拍马有什么用？只恨自己中孔老二的毒太深了！这样痛心疾首地自责着，便觉倦了，朦胧睡去。做了个梦，梦见这房子的底层被老鼠钻空了，房子轰然倒塌，自己被瓦砾埋了，怎么叫也没人救。一急，也就醒了，发现自己原来还蒙在被子里。一看表，快到八点了。不见妻儿。他胡乱洗了把脸，口也不想漱，就拿着公文包想出门。这时看见桌上放着个纸条，是老婆留的，用的是商标纸：让你装死睡去，没有饭到隔壁真味家去吃，她正想着你！黄之楚恶恶地把那纸抓作一团，扔了出去。

二

机关工会分了三十元钱，不知是什么费。黄之楚想：管他是什么

费，可以还那邻居的八元钱了。以后照旧不同她答理，免得和肖琳扯麻纱。

中午回家的路上，便一心想着还钱的事。他想，应落落大方地同她招呼一声，不能叫曾薇，免得人家听后误解，只叫小曾。然后说，你看你看，那八元钱，有时我记起了，见了你又忘记了，我这个人真糊涂。再把钱给她，说声谢谢，马上走开。动作要快，不让老婆看见。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不好处理的细节。他手中的是三张工农兵，若等着她找钱，那得站一会儿，很尴尬，老婆看见了又怎么办？若说不要她找钱，她肯定不依，还会将两元钱送到家里来，更麻烦。再说两元钱差不多是半天的工资，一家三口可以吃一餐菜。想来想去还是认为先应将钱换零了。

他走到一家商店，彬彬有礼地问营业员：同志，请帮忙换换钱行吗？

营业员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冷冷道：本店不承揽人民币换零业务。那娘们儿还自以为聪明，得意地阴笑。

他蒙受了极大的侮辱，尽量潇洒地甩手走出商店。愤愤地想：什么了不起的，你知道老子是谁！等老子管你的那天再说！忽又想起不应同这种人计较，自己还是革命干部，知识分子，哪能计较得那么多？这些人就那么个层次，愚顽不可救药。这也计较那也计较不把人计较死了？所以又很舒坦了。

但钱还是要换零的。看来只有买点什么东西了。买什么呢？他为家里也采办过几次东西，但每次老婆都说他上当了。所以他觉得每一个商店，每一个摊铺都是一个骗局，也就发誓不再做费力不讨好的事。反正老婆乐意自己买东西。今天却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想，还是买包烟算了，就说是下基层时别人送的，自己虽不抽烟，来客时倒也用得上，老婆也就不会说什么。于是他又钻进一家商店，想道，不必那么客气，同这些人讲礼貌简直是自作多情，浪费感情。便大声叫道：来包烟！

谁知道你要什么烟？营业员的表情极不耐烦。

这却难住了黄之楚。他因不抽烟，对烟的牌号、价格一概不知。那烟又放在两米外的货架上，怎么也看不清。见那营业员的表情越来越

越孤傲，他有些受不了，便硬着头皮摆出阔佬的架势：来包好的。

好烟有许多种，谁是你肚里的蛔虫！又被营业员回敬了一句。

黄之楚觉得自己在这花枝招展的婆娘们面前显得越来越笨拙，额上竟冒出汗来。他几乎有点语塞了。

就选包最好的吧。

营业员砰的一声摔过一包烟来：万宝路，六块！

妈呀，这么贵！他掏出十元钱来，好似出手大方的富翁，肚里却直骂娘。他抓起烟和找回的四元钱仓皇逃出商店。听见那娘们骂道：神经病！

黄之楚心想自己刚才的表现一定很可笑，觉得背上汗津津的。

只剩四元零钱怎么去还？还是决定再找个商店买包万宝路，反正到这一步了。他放慢脚步，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又钻进一家商店，只见几个营业员凑成一团谈笑风生。一个嚷道：昨天上晚班的真走运，才上一个多小时就停电了。轮到我上晚班总是灯火辉煌。黄之楚心想：妈的，哪有这么干社会主义的，有了刚才买烟的经验，他心里踏实多了，大大方方地喊：

来包万宝路！

那位说自己不走运的营业员慢吞吞走过来，递过烟：五块八！

怎么五块八？黄之楚想起刚才是六块钱一包。

嫌贵到别的地方去。营业员说着就想收回烟去。

黄之楚连忙说：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
黄之楚将两包万宝路放进公文包，将八元钱整齐叠好，对折起来放进口袋，并试了试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取出来。

刚才换钱买烟的不快还缠绕在他心头。特别是这鬼物价，乱七八糟。又想那靠漫天要价发达起来的暴发户，颇愤愤然。早春多阴雨，刚才还是灰蒙蒙的天，这时突然出了太阳，自己身上的旧西装被照得不堪入目。他忽然感到自己很寒酸，难怪营业员都看不起。这种感觉似乎还是头一次。往常也时时发现自己的装束早已不合潮流了，但总以为自己还是一个革命干部，怎么能那么讲究？国家还不富裕，初级阶段嘛，还是朴素些好。我也那么赶时髦去，岂不成了二流子了？况且自己长得还对得起观众，所以一直自我感觉良好。今天不知为啥，

竟有些自惭形秽起来了。

回到家，老婆还没回来，锅台冰凉。早饭不曾吃过，中饭又没着落，刚才又受了气，他气愤地往沙发上一顿。自己一个七尺汉子，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！想自己这也克制，那也谨慎，连烟酒都不想去沾，只想做个里里外外都讨人喜欢的人，到头来却是这样！他狠狠地拉开公文包，掏出烟来。抽！抽！抽！管他三七二十一！却怎么也找不到火柴。他在屋里急急地转了几圈，钻进厨房在蜂窝煤炉上点了烟。烟很冲，煤也呛人，弄得他眼泪直流。但还是拼命地抽，拼命地咳嗽。屋里立即烟雾弥漫。

这时老婆回来了。黄之楚顿时有点心虚，但还是壮着胆子躺在沙发上抽烟。老婆铁青着脸，瞪了他半天，骂道：哎呀呀，你还真的像个男子汉了，一本正经地抽烟了。你一个月有多少钱？能养活自己吗？平时不抽烟，今天怎么抽烟了？有心事啦？想那骚货啦？有胆量去呀。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黄之楚腾身飞过一巴掌去，老婆立即倒地，哭得脸盘子五彩斑斓。有人便在门口探头探脑地看热闹。黄之楚把门砰的一声带上，朝市府机关走去。

黄之楚整个下午都在想自己和老婆的事。想起老婆的许多好处和可爱之处，觉得她只是心眼小些，其他哪样都好，很体贴人，家务事从不要他沾边，只想让他好好工作。巴望他有个出人头地的一天。哪知自己这么叫人失望。那两包万宝路真的不该买，十一块八角钱，可以买只鸡了。老婆常说头晕，不就是营养不良吗？可她总是舍不得吃，只知道死节约。其实给儿子买点什么吃的，也可以找散十块钱，照样可以说是别人给的，老婆怎么知道？当时却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偏想着买烟。越想越觉得自己理亏，对不起老婆。于是找事请了个假，提前回到家。老婆不在家，哭过之后又上班去了。她单位旷工半天扣五天奖金，她怎么会不上班呢？

老婆领着孩子回来时，黄之楚已把饭菜做好了，端上了桌子。他先是没事似的逗逗儿子，调节一下气氛，再同老婆搭腔。老婆表情冷淡，并不做声，黄之楚只管笑，说算了算了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，你想出气就打我一巴掌。谁想打你！别脏了我的手！老婆回一句，忍不

住笑了。晚餐气氛还马马虎虎。

吃过晚饭，收拾停当后，儿子睡了。黄之楚便看电视，肖琳坐在他身边打毛线衣。肖琳突然问：

不是我多心，你同小曾这几天怎么有点那个？

什么那个？不就是打个招呼嘛！黄之楚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

正在这时，有人敲门，敲得很响。黄之楚忙起身开门。进来的是隔壁那黑汉子，气呼呼地抖着一张纸：这是你们家谁写的吧？

黄之楚接过一看，天哪，汗毛都直了。正是肖琳早上写的关于真味的条子。肖琳见状心也麻了，只知看着自己的男人。黄之楚镇静一下自己，笑着说：

你老兄看看，我两口子谁写得出这种条子？

这时曾薇进来了，连拉带骂把自己男人弄回家，边走边嚷：

你这死东西，人家黄主任两口子怎么会呢？只知道乱猜乱叫。

曾薇送走男人，又赶回来道歉：

你们别见怪，他就是直性子，人可是一个好人。不知谁这么缺德，写了那样的话。我儿子喜欢捡商标纸玩，捡回来让他看见了。一问，儿子说是在你们门口捡的。他就跑来问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他就是头脑简单，不像黄主任，是有学问的人。

肖琳因曾薇无意间解了自己的围，有些感激，便劝慰了几句。曾薇也借机会表示了不平，说人心比什么都黑，人口比什么都毒，我们不就是多赚了几个钱，穿着时兴些，就有人嚼泡子呕血地乱讲！

曾薇走后，黄之楚轻轻警告老婆：

以后别捕风捉影，小心那黑汉子揍扁你！

肖琳像侥幸躲过了大难，软软地瘫在沙发上。黄之楚见她这样很可怜，不忍心再说她，便开玩笑：

人家肖会计知书达理，怎么会写那下作的条子？

肖琳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上床睡觉时，肖琳问：

你什么时候当主任啦？未必是秘密提拔？你可别在外面吹牛！

黄之楚道：谁吹牛？这些人以为在市府机关坐办公室的都是当官的，不是主任就是什么长。

不管怎样，有人叫主任，黄之楚心里还是感到畅快。至少是个好

兆头，也还说明这些人没有看轻他。肖琳虽然心头疑云不散，但看那曾薇也是个精细人，自己猜的事毕竟无根据，也稍稍宽下心来。黄之楚也很快就睡着了，一宿无话。

三

第二天晚饭后，黄之楚要去办公室加班。见曾薇正牵着狗出去玩，便打了声招呼，夸这狗漂亮，然后按事先设计好的程序把八元钱还了。又正好与曾薇同路，便不得不与她一同走。他原来想从此以后再不搭理她的，但又觉得有点忘恩负义，况且这女人也算明白事理，并不是那种市侩小人。至于穿着打扮，那是个人的生活方式问题。穿衣戴帽，各有所好，他似乎觉得自己有些观念也应更新了。于是一路上相互间也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，半是寒暄，半是奉承。

却不知肖琳打烂醋缸子。她在厨房洗碗时，隐约听见隔壁曾薇对她男人讲，同小黄去玩一下。她连忙跑到客厅，正看见黄之楚在门外，给曾薇递了个东西，然后有说有笑地一同走了。肖琳禁不住眼泪汪汪，在心里骂道：这人面兽心的东西，难怪天天晚上加班！那骚货外出同野男人玩怎么还告诉自己男人？恐怕有什么阴谋？

黄之楚晚上十一点才回家。这时曾薇也刚回来，相互招呼了一声，那黑男人还在放录像，音量开得很大。黄之楚取出钥匙开门，怎么也开不了。拿钥匙就着路灯一照，并没有拿错。又继续开，还是开不了。便以为可能是锁有毛病了。于是敲门，喊琳琳。没有动静。再用力敲门，大声喊琳琳，还是不见响动。是不是串门去了，就在门口站着。这时，门突然开了，黑洞洞的屋里传来老婆的吼叫：怎么一个人回来，可以带到家里来呀！

黄之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他开了灯，见肖琳眼皮红肿，像刚哭过，便诧异地问：

今天又怎么啦？是不是神经有毛病？

我当然有毛病，没有毛病你怎么会到外面去玩女人！肖琳叫着。

黄之楚急得说不出话，半天才迸出一句：谁玩女人？你别血口喷人！

黄之楚知道隔壁录像声音大，听不见这吼声，也喊得雷霆万钧。

肖琳冷冷一笑，说：别以为世界上的人就你最聪明，做了事别人会不知道。你反正会写，写情书是小菜一碟，一天十封都写得出。谁知道你在单位是个什么形象，只怕是个色鬼！难怪提拔来提拔去都轮不上你。也有那种混账夫妇，还以为你了不起，两口子串通好了来勾引你。肖琳骂起来像放鞭炮，黄之楚一句也听不明白。他最先只想从她的骂话里听出误会在什么地方，哪知她越骂越离谱，竟骂到提拔不提拔的事上来，太伤他的自尊心了。他心想自己当个二十四级干部，还经常加班加点，连老婆都瞧不起，顿时火上心头，重重扇去一个耳光。肖琳颠了几步，倒了，恰又碰倒了开水瓶，砸得粉碎。开水烫得肖琳尖叫起来。黄之楚见出了事，连忙上去扶。

曾薇夫妇闻声过来了，问：怎么了，怎么了？

肖琳见来了人，也不便再骂，只管哭。

黄之楚掩饰道：我刚加班回来，她忙着给我做夜宵，不料碰倒开水瓶烫了手。

那黑汉子忙问，烫得重不重，重的话快去医院，不然就用鸡蛋清涂一下。黄之楚把肖琳扶到床上躺下，忙去找鸡蛋，找了半天没找着。那黑男人说声莫忙莫忙，跑到自己家取了两个鸡蛋来。

涂上蛋清后，曾薇说：黄主任，好好侍奉小肖，女人嘛，就是娇些。又对自己男人说：取包方便面来给黄主任消夜。自己就别弄了。

黄之楚连忙摇手，说：不麻烦，不麻烦，现在也没胃口了。

那黑男人却已三步并作两步取来了，说：别分心，都是邻居。

曾薇夫妇走后，黄之楚凑到老婆面前问：痛不痛？

肖琳扭一下身子，轻轻嚷道：我才不会娇！

黄之楚知道这话是对着曾薇来说的，就说：你别疑神疑鬼。

肖琳说：谁疑神疑鬼？不看见她多体贴你，生怕你累了，还送来夜宵。世上也有那种甘戴绿帽子的男人！

黄之楚压着喉咙叫道：你有没有个了断？按你的逻辑，那黑鬼给你取鸡蛋那么真心，你同他也那个？

肖琳立刻提高了嗓门：你有什么把柄？我可是看见你们了。你加个什么鬼班，明明看见你递封信给她还不承认？

这时，隔壁电视录像放完了，四周鸦雀无声。黄之楚夫妇不便再吵，背靠背睡下了。黄之楚满心不快，只想做个梦，梦见曾薇，却没有。

四

次日醒来，见老婆早已起床，正在准备午饭，猛然想起昨晚临睡时的念头，觉得对不起老婆，也对不起曾薇。于是庆幸：幸好没有梦见和曾薇做那种事。

今天是星期天，黄之楚休息，肖琳也轮休了。

黄之楚不想继续昨天的争吵，打算用这难得碰到一起的休息日缓和一下夫妻关系。

吃过早饭，黄之楚提出到公园玩玩，儿子也有几个星期天不曾到外面去玩了。肖琳却坐着不动，问：怎么？你想蒙混过关？昨天的事你不打算解释了？

黄之楚低声道：何必又来纠缠，让别人听见怎么好？说着，便用手指指隔壁。肖琳说：放心，人家早摆摊子发财去了。听见了又怎么样？

无可奈何，黄之楚只好如实讲出借钱、工会发钱、买烟、还钱等事来。这本来可以了结的，谁料想却更加麻烦了。你黄之楚心里没有鬼，何必同曾薇那么鬼鬼祟祟？她还亲口跟自己男人说，同小黄去玩玩，我可是看见了的。那市长夫人谁不知道，四十多岁的人了，穿得那么花哨，她还没有生过小孩哩！你同她用钱那么随便，还与不还都不在乎，谁知道你俩是什么关系？你黄之楚一个堂堂男子汉为什么同娘儿们一样存私房钱？你一不抽烟，二不喝酒，吃穿家里都是现成的，这私房钱用来做什么？既然是光明正大，又何必瞒着我？

十万个为什么问得黄之楚睁不开眼，红着脸，坐在沙发上喘粗气。

骂到最后，肖琳冷笑了，说：算你有本事，走投无路了，倒想牵着女人的裤带往上爬！

看来一切解释都无济于事了。若是别的误会还可以找人对证，偏